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爱薇与那泽·哈新·莫哈末的 儿童小说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ren's Short Stories between
Ai Wei and Nazel Hashim Mohamad**

林芷晶

LIM SZE QIN

17ALB0380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0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5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8
第四节 研究价值	10
第二章 儿童小说的主题比较	12
第一节 亲情主题	12
第二节 友情主题	18
第三节 小结	21
第三章 儿童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	23
第一节 父母形象	23
第二节 儿童形象	26
第三节 小结	29
第四章 结语	31
引用书目	34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林芷晶 LIM SZE QIN

学号：17ALB03808

日期：2020年4月24日

论文题目：爱薇与那泽·哈新·莫哈末的儿童小说比较研究

学生姓名：林芷晶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近年来，儿童文学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有逐渐改善的趋向。然而，儿童文学在马华与马来文学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及其他文学类，而儿童文学的研究者也相对缺少。因此，本文将会以爱薇与那泽·哈新·莫哈末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两者的儿童短篇小说，并以“平行研究”的类型学来进行华马比较，对比两位作者在儿童小说中的主题书写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异同之处。爱薇和那泽·哈新·莫哈末的儿童短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重视“沟通”这一举动，前者以小说人物之间缺乏交流来强化沟通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在小说人物的互动交流中展现沟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儿童文学不仅能促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和了解，也能陶冶儿童与青少年的性情。因此，通过比较研究能提高学术界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并且推动马华与马来儿童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爱薇、那泽·哈新·莫哈末、儿童文学、儿童小说、比较研究

致谢

首先，必须得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黄丽丽师。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和顺利，而黄老师给予的协助与建议，让我得以顺利地在国家语文局查找到马来儿童文学的相关资料。因此，万分感谢黄老师在百忙之中给予的指点、审查与修正，而我也不会忘记最初在拟定题目时，黄老师对我说的“我们一起学习”这一句话，因为这成为了我后来努力撰写论文的动力之一，让我更坚持地完成这份论文。

其次，感谢我的父母一直以来给予的支持和体谅。你们的放手和信任，让我学会了坚强、独立与坚持。此外，也要感谢所有曾指导过我的老师，让我积累了许多知识与撰写论文的经验，并顺利地完成此论文。最后，感谢和我并肩作战，给予我鼓励、安慰与包容的两位搭档，也感谢这三年来给予我帮助的朋友。感恩这三年的大学生活有你们的勉励与协助。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儿童创作，具备独特的艺术性、丰富的价值，并且适合儿童阅读的各类文学作品。从体裁种类来看，儿童文学拥有诗歌、童话、故事、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科学文艺、图画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不同的类型。¹

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让人们开始认识与发现儿童的重要性。直至18世纪末期，欧洲的儿童文学读物数量才有增加的趋向，甚至拥有数百种之多。因此，西方认为18世纪末期是儿童文学的发端期。²

在深入讨论儿童文学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儿童”的界定。儿童的定义众说纷纭，比如中国学者方卫平与王昆建在《儿童文学教程》将整个儿童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幼儿阶段（3至6岁）、童年期（7至12岁）和少年期（13至15岁）。在马华文坛方面，马汉在《浅论儿童文学》当中将幼儿时期的儿童至青春期的少年皆泛称为儿童，而他们的年龄层介于两岁至十五六岁。在马来

¹ 方卫平、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页6。

² 韦苇，《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海：少年儿童出版，2007），页4。

学界，莫哈末·希丁·阿末·依沙（Md Sidin Ahmad Ishak）则总结出儿童可归纳为两大群体，分别是幼儿与少年，前者的年龄介于 0 至 12 岁，而后者的年龄则介于 13 至 20 岁。³参照多位学者的界定，不难发现，儿童的年龄阶段涵盖少年，因此本论文讨论的儿童泛指年龄从 0 至 18 岁的幼儿与少年。

在马华学界，马华儿童文学虽早在 1919 年开始有初步的发展，但马华儿童文学却是到了 1924 年才真正起步。⁴马华儿童文学一直处在边缘化的状态，也受到华人社会的冷落，因为对儿童文学有深入了解的人并不多，以致于让想在儿童文学上有所作为的研究者无从下手。迄今为止，虽然马华儿童文学的作品有明显增加的趋向，但年红指出马华儿童文学作者的写作对象一般是设定在少年和 10 岁以上的儿童。

在马来文坛方面，莫哈末·希丁·阿末·依沙对儿童文学（*Sastera Kanak-kanak*）的定义也稍作出了解释，即儿童文学泛指为幼儿（*kanak-kanak*）和少年（*remaja*）这两个群体而作的文学。⁵至于在马来儿童文学的发展，早期出现的马来儿童读物更多是教育类的读物，尤其是为了培养儿童在写作与阅读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在马来亚独立后，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BP*）在马来儿童文学上的贡献更是不容小觑，因为 DBP 是使马来西亚的马来儿童文学有大步进展的关键所在。DBP 虽然在最初出版的马来儿童读物都是以翻译外国儿童文学而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出版的儿童读物更是日趋增加。

³ Md Sidin Ahmad Ishak, *Perkembangan Sastera Kanak-kanak di Malaysia: Buku Melayu Mencari Nafas Baru* (Selangor: Cerdik Publications Sdn Bhd, 2005), 9.

⁴ 年红, 《儿童文学 40 年》(柔佛: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005), 页 252。

⁵ Sidin, *Perkembangan sastera kanak-kanak di Malaysia: buku Melayu mencari nafas baru*, 1.

直至今日，DBP 依然致力于出版更多儿童文学作品或儿童读物，因此马来儿童文学的作品在我国是不难找寻的。

马华与马来文学比较近几年来开始受到关注，然而，将马华与马来儿童文学同时放在一个平台上去探讨与论述，目前似乎是没有出现过的尝试。因此，本论文将以马华与马来儿童文学作家，即爱薇与那泽·哈新·莫哈末（Nazel Hashim Mohamad）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二者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儿童短篇小说的比较。

比较文学兴起于 19 世纪、源自于法国，而比较研究除了加强世界各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推动各国文学事业和世界文学事业的发展。⁶在马来西亚的比较文学，尤其是华马比较文学重视的是文学场域之间的交际与互动，而华马之间的互动是透过翻译这个媒介来完成的。⁷

1965 年，陈真光撰写的学士论文〈马来文学华译：以刊行于新加坡的作品为主（1959-1963）〉可视为华马比较的起点。⁸庄华兴指出从 1967 年至 1994 年，华马比较研究却因为历史的事件而处在空白期，直至 1995 年开始，永乐多斯和庄华兴才发表华马比较的研究成果。若将视野聚焦在华马儿童文学比较上，前人似乎对其关注度并不大，故本论文将爱薇与那泽·哈新·莫哈末放在相同地位中进行比较，不失为一个全新的尝试，而再将范围缩小至比较两者的短篇小说能让研究成果有更显著的对比性。

⁶ 黄展人，《文艺批评学》（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页 163。

⁷ 庄华兴，〈华一马新文学比较纲领刍议〉，《亚洲文化》2009 年 6 月第 33 期，页 136。

⁸ 庄华兴，〈华一马新文学比较纲领刍议〉，页 135。

爱薇（1941-），原名苏凤喜，生于柔佛麻坡武吉摩，是马华儿童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她除了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常撰写散文和小说。不久前，《爱薇文集》（2014）问世并收录了爱薇的一部分作品，而共八本的文集包括两本散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少儿小说、儿童文学、人物专访和旅游类的文本或文章。另外，《变色的康乃馨》（2010）是爱薇的儿童短篇小说集，而学界对此作出的评论还是相较缺少，故从其中也许能寻找出更多马华儿童短篇小说的独特性。

那泽·哈新·莫哈末（1942-），原名 Hashim bin Mohamad，生于巴生港口，是一名马来文学作家兼翻译家。自 1960 年，那泽·哈新·莫哈末（以下将简称为那泽）撰写了儿童文学包括幼儿与少年的长篇小说、幼儿或少年的短篇小说、儿童班顿等的马来文作品。另外，他也致力于翻译短篇小说、诗歌、长篇小说等作品。其中，他的所撰写的 *Terowong Khazanah*（1980）、*Tekad*（1991）和 *Dahil Sayo Mama*（1993）都是在 DBP 举办的创作比赛中获奖的儿童长篇小说作品。然而，学界对其短篇小说的关注度相较于长篇小说来的更少一些，而从 *Fairuz Firdausi*（1993）、*Abang Sekupang!*（1994）和 *Meraih Kasihmu*（2013）等短篇小说集中亦可探索马来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之处。

本论文将会以爱薇和那泽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比较二者的儿童短篇小说来探究马华与马来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的风格与异同之处。虽然目前似乎没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比较研究，但是把不被关注的儿童文学进行华马比较不失为一个具有挑战的尝试。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当论及华马比较文学，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之中，庄华兴的〈华—马新文学比较纲领刍议〉（2009）是一篇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作者就在论文中论述了华马比较文学的现状，即在目前而言，华马比较的研究都主要由华籍学界的学者进行此研究，而马来学界的参与则都是间接透过阅读翻译作品而展开文学的比较。庄华兴也提出他对华马比较的看法，即其认为通过比较能了解两个文学或文化圈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如何去看待一种现象，还有它们的深层心理结构。

9

针对华马短篇小说比较的研究，庄华兴著的 *Cerpen Mahua dan Cerpen Melayu: Suatu Perbandingan* (2006) 也是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作者叙述马华与马来短篇小说于 1957 年至 1993 年的发展概况，也分析那段时期马华与马来短篇小说所涉及的主题思想比较研究。关于儿童文学的论述，作者在此书中的附录便举出于 1977 年至 2003 年间，有 9 部马华儿童文学作品在“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中脱颖而出，而在华马儿童文学比较方面，作者则几乎不着重论析，但探讨华马短篇小说中幼儿或少年的形象论述还是可寻的。

首先，对于马华儿童文学的研究，诸多前人如马汉、年红、爱薇、廖冰凌、梁志庆等皆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在论文方面，年红的〈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的发展〉（1990）点出了马华儿童文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备受关注，而其发展的

⁹ 庄华兴，〈华—马新文学比较纲领刍议〉，页 138。

速度更是没有那么地迅速。然而，年红指出儿童文学的发展其实有助于提升华文教育，也能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另外，爱薇的〈向下扎根的马华儿童文学——访年红与马汉〉（1995）与〈马华儿童文学的特色〉（1993）都提及马华儿童文学的进展与特色。前者，爱薇在访问年红与马汉中得出儿童文学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困境是儿童文学一直以来不被重视，而出版方面也是造成儿童文学无法迈进的原因；后者，爱薇则提出马来西亚是个具有多元种族的国家，因此马华儿童文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题材的丰富性。此外，廖冰凌在〈合法外衣下的困窘——谈马华儿童文学作为教材的发展现况〉（2011）也从不同阶段的教育，论析马华儿童文学作为教材的发展情况。然而，廖冰凌表示其发展情况并不理想。在书本方面，禡素薇的《马华儿童文学研究：文化传承与本土色彩》（2006）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作者在书中提出马华儿童文学在教育、文化传承与本土色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对于爱薇的研究，周新心、李亚萍著的《爱薇评传》（2008）分享了爱薇的人生境遇与文学创作历程，并且也提及爱薇在儿童文学上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另外，从郑成全著的《马来西亚当代华文作家爱薇研究》中，亦可了解作者对爱薇作品的评价与分析。在《燭火》第 58 期中，驼铃发表了一篇关于爱薇的文章，即〈读爱薇小说有感〉（2019）。在文中，驼铃提到爱薇虽被定义为儿童文学作家，但其实写长篇小说才是爱薇最大的心愿。此外，在研究爱薇的小说文本时，大多学者更多偏向于探讨与评析爱薇的儿童长篇小说如《小小园艺家》和《爷爷的故乡》，而针对爱薇的儿童短篇小说这一方面的研究，除了〈小野马〉这部作品有学者如前文所述的郑成全曾对此文本进行评论外，爱薇其他短篇小说的研究可说是较少前人着重去探讨的。

在马来文坛方面，儿童文学的文献可谓屈指可数。其中，DBP 于 1984 年出版的 *Sekitar Sastera Kanak-kanak dan Remaja* 就收录了十二篇有关儿童文学的工作报告与论文，而作者是由 13 位学者与儿童文学家所撰写而成，主要针对少年儿童文学的概况举出了他们的见解。此外，莫哈末·希丁·阿末·依沙著的 *Perkembangan Sastera Kanak-kanak di Malaysia: Buku Melayu Mencari Nafas Baru* (2005) 与哈迪加·拉末 (Hadijah Rahmat) 著的 *Peranan dan Perkembangan Sastera Kanak-kanak Melayu* (2006) 也是非常关键的文献。这两本书论述了马来儿童文学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概况，也阐释了儿童文学在社会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奥特曼·布迪 (Othman Puteh) 撰写的两篇文章 *Kesusasteraan Kanak-kanak dan Remaja: Satu Kesan dan Saranan* (1989) 和 *Sastera Kanak-kanak dan Remaja di Malaysia* (1989) 也以幼儿与少年两方面去解释儿童文学的定义，并叙述马来儿童文学在马来西亚的情况。此外，爱薇也发表一篇〈马来儿童文学前景灿烂——访伊沙·阿都阿兹士女士〉，提到马来儿童文学的前景与其在文学界的情况。

对于那泽的研究，前人对其作品的评价是相对有限的。其中，沙米利亚·莫哈末·沙烈 (Shamelia Mohd Salleh) 的出版学士论文 *Nazel Hashim Mohamad: Pendidik, Pengarang dan Penterjemah Sastera* 主要论述那泽的家庭背景与文学和翻译成就。此外，在前文提及的莫哈末·希丁·阿末·依沙和哈迪加·拉末所著的两本马来文献书籍与奥特曼·布迪 *Kesusasteraan Kanak-kanak dan Remaja: Satu Kesan dan Saranan* 的这篇文章当中，各作者都略提到那泽在马来儿童文学中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贡献者，而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不难寻获。然而，学者对其作品的研究与评价更多的是关注于他所写的儿童长篇小

说如 *Murni*, *Buang Yang Keruh*, *Cita-citamu cita-citaku*, *Kemahuan* 等, 而那泽事实上所撰写的儿童短篇小说也不少, 但深入研究的学者却相较少一些。

迄今为止, 华马儿童文学比较的文献相当匮乏。现阶段, 华马儿童文学比较研究也属于处在非常初步的阶段。若谈及前人各别对爱薇与那泽的评论与论述, 那还是有文献可参阅的, 但是将这两位作家放在同个平台上进行论述, 可说是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由于二位作者的儿童短篇小说大部分都被前人所忽略, 抑或学者仍未对这些作品做深入的探讨, 因此本论文将尝试以两位的儿童短篇小说进行华马比较, 为华马儿童文学比较研究多加一份努力。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将以爱薇和那泽的儿童文学进行比较研究, 而范围会锁定于两人的儿童短篇小说, 并运用“平行研究”中的类型学来做华马比较。其中, 爱薇的短篇小说来自于《爱薇文集·短篇小说》(2014)与《变色的康乃馨》(2010), 因为爱薇所创作的儿童短篇小说文本大都能在这两本文集里参阅。对于那泽的短篇小说, 文本将选自于 *Meraih Kasihmu*(2013)和 *Hati yang Luhur*(2013)来用于比较研究, 因为这两本短篇小说集除了拥有那泽近期的作品, 也收录了一些他前期的儿童短篇小说文本。

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并论述其异同，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¹⁰平行研究包含几种研究方法，其中类型学是对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同一类型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进行对比研究，而在文学的各因素中只要属于同一类型，如语言、技巧等的类型相同，也可进行比较。¹¹爱薇与那泽表面上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故本论文将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以类型学探讨与比较二者的儿童短篇小说之主题与人物形象。

首先，爱薇和那泽都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作品都倾向于写给少年时期的儿童，因此这也是本论文主要以这两个作者作为比较对象的原因之一。爱薇儿童文学作品的主要命题是“爱的教育”，而这也是她贯彻始终的重要理念。¹²至于那泽，在其短篇小说中也可看出作品中具备教育的性质，这也许是为了让处在叛逆时期的儿童能在文中有所感悟。因此，在书写主题比较方面，本论文将会把其作品的书写主题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以亲情与友情作为比较的主题。在两位作者的儿童短篇小说当中，文本的叙述都围绕在书写亲情与友情的故事，所以本论文将以平行理论的类型学，探讨马华与马来儿童文学在这两种主题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本章不以主题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因为根据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所提出的概念，内容题材的相似可归纳为类型学之下。故此章节将涉及的文本包括〈我的妈妈是女强人〉、〈我不想留，想飞！〉、*Fairuz Firdausi*、*Keizinan* 等文本。

¹⁰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页 157。

¹¹ 黄展人，《文艺批评学》，页 163。

¹²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270。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对比方面，本论文将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对比父母的形象，另一部分则是以儿童形象进行比较。在比较文学中，其中一个研究方法为形象学，这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¹³但本论文将会通过平行研究的类型学，从相似的人物形象来论述两位作者在儿童文学中对小说人物的形象刻画。由于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社会的国家，因此文化的多元性也能让马华与马来作家对不同种族的人物形象刻画有不同的叙述手法。在此章节中，〈缺口的圆〉、〈打不开的心锁〉、*Budi*、*Jam Gerak* 等文本将作为比较研究之实例。

第四节 研究价值

迄今为止，虽说儿童文学在马来西亚文学界有逐渐改进的趋势，但是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别，儿童文学的研究者相较缺少。无论是马华文学，抑或是马来文学，儿童文学在这两个文学界都算是处在边缘的位置。年红曾在〈为马华幼儿文学播种〉（1994）里提到马华文学工作者与写作人之所以忽略了儿童文学是因为有些人将其视为“小儿科”的文学，也有的认为儿童文学是“二等品”的文学，而在马来文学界，儿童文学更多停留于作为学校上课所用的教育素材。

综上所述，笔者希望通过华马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将一直被边缘化的儿童文学重新定位，论证儿童文学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儿童文学不单单只是让

¹³ 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页 122。

年轻的读者有所获益，甚至是成人也能通过儿童文学去了解儿童的成长需求与变化。因此，这项比较文学研究正好是一个契机，让原本几乎在华马儿童文学比较上没有交集的作者与作品，能拥有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笔者以为，这样的比较研究必然还会存在着一些不够成熟的看法，但本论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提供马华文学、马来文学和华马比较文学一份与儿童文学相关的研究成果，让学术界更重视儿童文学的重要性。

第二章 儿童小说的主题比较

儿童小说的题材大致包含了生活、科幻、历史、动物、童年等等，而一般上最容易寻获的儿童小说莫过于生活类的小说。这是因为儿童小说最主要的功能是反映现实生活，以便可以让儿童读者从小说里寻找与自身经历相似的情景，并从中反思或学习应对的方式。因此，若要引起儿童的共鸣，儿童小说的篇幅不宜过长，而短篇小说就正好适合儿童阅读。在儿童小说中，最基本的主题书写大致上包括了书写亲情、友情或爱情。然而，在爱薇与那泽的儿童短篇小说中更多以亲情与友情作为主要的主题，故本章将着重探讨与比较两位作者在这两个主题上的书写方式。

第一节 亲情主题

在爱薇与那泽的儿童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父母与孩子、爷爷奶奶与孙子之间的亲情联系，而描写家人之间的情感流露更是两位作者共同展现的书写方式。

首先，爱薇的一部分短篇小说里所描写到的儿童与父母间的互动关系是相对缺少的，而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父母忙于工作而减少了与孩子交流的机会。在〈我的妈妈是女强人〉里陈素心的母亲是一位事业有成、大部分心思都放在工作上的妈妈，而她对素心的关心更多在于督促她的学业，希望她能考获佳绩，成功升上大学。然而，素心渴望的却是得到母亲的陪伴，即使只是短暂的时光也好。因此，素心和母亲的关系更多是前者需要的是得到母亲的陪伴，而后者需要的是抽空时间陪孩子，这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段关系。至于素心与父亲间，父女俩的关系相对缓和。父亲知道妻子因工作无法回家给女儿准备晚餐，他“默默地望了女儿一眼，一种既怜惜，又愧疚的复杂神情”¹⁴，决定亲自下厨和女儿共进晚餐。事实上，父亲感受到素心失望的情绪，也意识到女儿需要的是陪伴，而夫妻俩却偏偏缺少了给予女儿这方面的需求。在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一书中就提及父母在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性较少取决于父母的体力与他们和孩子分享经验的程度，而更多的取决于家庭提供的情感与支持，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心理层面的纽带。¹⁵从这篇小说中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父母，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繁忙而忽略了孩子需要的其实是陪伴与情感上的慰问。由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缺少了沟通时间，导致孩子在面对疑惑时，不善于主动向父母提出自己内心的困惑，如素心“心里积压着太多不解的疑问，但是，她从来不敢开口问，不论是父亲或母亲”¹⁶，这不但会促使亲子关系的疏远，也可能造成儿童心灵上的创伤。

¹⁴ 爱薇，《变色的康乃馨》（雪兰莪：方正出版社，2010），页 93。

¹⁵ 英文为笔者中译。详见 Richard M. Lerner and Laurence Steinberg, ed.,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3rd ed. Vol. 2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09), 18.

¹⁶ 爱薇，《变色的康乃馨》，页 98。

在〈我不想留，我想飞！〉中，主人公刘洋也同样面对着父母工作繁忙而忽略自己的问题。刘洋非常能理解父母忙于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他也自认为“我要求并不高，只希望他们每天给我一点点跟他们独处的时间就够了”¹⁷，可见儿童需要的是与父母的互动、交流和沟通。这也是他总在放学后宁愿到处闲逛也不愿回家，甚至后来他不顾父母反对，自己决定要在学校寄宿的原因。许多家庭在孩子步入青春期时都经历着冲突略微提高的情况，但意见分歧一般不会对人关系构成威胁，而在这期间的冲突事实上可以提供一个沟通的管道给需要受到关注的人际关系问题，并加强彼此间的关系。¹⁸刘洋和母亲虽在商量寄宿一事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但这段沟通却让母亲知道儿子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这篇小说中也体现父母往往在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要时，忽略了孩子精神上的需求，以造成孩子想逃离一个无法让自己得到安全感的家。儿童或少儿的心思很多时候都处于敏感状态，而父母有义务去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这样才能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

如果说爱薇在亲情主题小说所展现的是孩子与父母之间需要更多的互动与沟通，而无论是父母或是孩子，彼此的爱总是有些含蓄，以致于两者在内心情感方面没有非常直接地表露出来，那么那泽在书写亲情主题时，也同样展现了亲子之间的含蓄爱意，但不同的是他在小说中将这些情感流露从小说人物的实际行动上展露出来。

那泽的〈法依如兹·菲道希〉（Fairuz Firdausi）讲述哈斯南与阿米娜这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的短暂缘分。原本在这个大家族里，所有人都期盼着新成员的

¹⁷ 爱薇，《变色的康乃馨》，页 50。

¹⁸ 英文为笔者中译。详见 Lerner and Steinberg,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2: 25.

诞生，因为这个孩子是家族里的第一位男孙，但在孩子出生不到数日，他却因为呼吸困难而离开人世。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男女主人公和孩子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相处的日子短而减少，反而在孩子离世后表示要将这个孩子的出现放在记忆深处。文中，哈斯南更以人要学会努力（berusaha）和隐忍（bersabar）来安慰妻子，而夫妻两人也相信失去孩子是上天的安排，而他们应该学着面对与接受这个事实。在马来小说中，隐忍一词常常会出现，而那泽也在其小说中多次提到在生活中要学会忍耐，也许这是马来社会中主要教导人们应该具备隐忍的个性。事实上，这篇短篇小说拥有生活原型。现实生活中，法依如兹·菲道希是那泽的儿子，而这名孩子在出生不久后就是因为呼吸失败而离世的¹⁹。因此，从〈法依如兹·菲道希〉可以看出作者以自身的经历，描写其家人在失去这位孩子时的悲痛，与对孩子的爱都直白地抒发在小说中，作为一种回忆与纪念。文中哈斯南的心境仿佛是作者内心的想法，学着接受孩子离开的事实似乎也是那泽在现实生活中学着去实行的事。

此外，在〈同意〉（Keizinan）里，主人公基林热爱足球，但重视考试、盼望孩子上大学的父亲却认为在初中评估考试前夕应该更着重地去准备考试，而非花时间在娱乐活动上，因此反对基林踢球。然而，此文中的父亲也尝试站在儿子的角度去思考，想起儿子曾在足球比赛中获得胜利，也领悟到踢球是基林的一个理想。父亲虽一开始坚决反对基林踢球，但在两者相互谈论踢球所带来的利与弊时，父亲也把基林对足球的看法听在耳里，尝试去理解他所说的话，并接受儿子的想法。儿童的思想、想法和感受一向都很重要，只有通过聆听他

¹⁹ Shamelia Mohd Salleh, *Nazel Hashim Mohamad: Pendidik, Pengarang dan Penterjemah Sastera*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gajian Media Universiti Malaya, 1999), 15.

们的意见，我们才能发现他们是哪种性格的儿童。²⁰这篇小说中所体现的换位思考让父亲在尝试理解孩子需求的当儿，也让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有所亲近。那泽如此书写的用意在于想说明沟通是了解彼此想法的重要管道，而作者想透过基林勇于向父亲表达内心想法的举动，强调父母应该作为一个倾听者，并让孩子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从而减少彼此间的隔阂。此篇小说的父子虽有一段争论，但后来父亲含蓄答应让基林去踢球的方式却是让基林一听就明白自己成功说服了父亲。孩子了解父亲的一贯作风表示了这对父子都了解彼此爱对方的方式，而相互妥协、相互退让更能缓和当下发生的矛盾。

在爷孙情的亲情方面，那泽的〈玻璃线风筝〉（*Layang-layang Berbenang Kaca*）一开始述说着卡米因为遗失风筝而哭泣，爷爷为了安抚孙子的情绪，便答应亲手制作一个风筝给卡米。在制作风筝的过程中，卡米对于成果是充满着期待的，而爷爷更是耐心地向卡米解释制作风筝的步骤。此短篇小说充分展露了爷爷十分了解卡米的脾性，也懂得如何转移儿童的注意力。爷爷让卡米去采购一些制作材料，主要是想让卡米忘掉遗失心爱物品的悲伤，从而稳定卡米的情绪。从这段祖孙情也可以看出作者想表达耐心地给予安抚更能让儿童的情绪得到安定，尤其在儿童哭泣时，比起严厉的指责，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与需求才能解决问题。从爷爷行动上给予的耐心，也似乎展现了马来社会教导的隐忍，尽管卡米因为好奇而不断地向爷爷提问，但爷爷是以不厌其烦的语气回答孙子的问题，这也说明满足儿童当下提出的需求能有效地解决儿童心中的焦虑与疑惑。

²⁰ 英文为笔者中译。详见 Pamela May, *The Thinking Child: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pet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3), 47.

相较而言，爱薇的短篇小说较少出现这类亲情主题，但是在〈小琪琪的双佳节〉里还是可略看见奶奶和孙女之间的情感表达。琪琪的奶奶虽卧病在床，但看见琪琪心情特别好，也会主动和琪琪聊天并询问她开心的理由。当奶奶看见琪琪因为姑姑一家即将从美国回来而高兴，她也受到孙女快乐情绪的感染而感到高兴。儿童的情绪往往是纯粹的，而他们的情绪波动也会影响着身边的人。虽然爱薇在短篇小说中不着重描写爷爷奶奶与孙子之间的亲情主题，但从此文短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情绪是会相互感染的。这也说明爱薇强调在一个家庭里，每个成员都相互影响着对方。因此，一个儿童会成为什么样子，取决于他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在书写亲情主题方面，爱薇的儿童短篇小说更多的展现了父母与孩子间关系不好的情节。这也是作者对于华人家庭的一种批判，强调许多华人父母总是注重物质，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而忽略了孩子精神与心灵上的需求。孩子出现叛逆的行为往往是因为缺乏与父母的沟通所造成，所以爱薇透过小说道出大部分华人父母的通病，强调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应该更多的是给予孩子时间和陪伴，而不是只满足物质上的需求。相较于爱薇的小说，那泽在书写亲情主题时，更着重直接地以小说人物用行动的方式来表露家人之间的情感。他的小说所展现家人之间的亲情是给予行动上的鼓励、支持与扶持，而对家人的爱护更是必不可少的举动，因为在马来社会中互爱是人们需学习的价值观，所以那泽在描写亲情的表露上更是以家人之间有互动和交流，也展现小说人物对家人的关爱。

第二节 友情主题

在儿童短篇小说中，友情往往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之一。爱薇与那泽的小说也都出现这类主题，两人描写了儿童之间的友谊，也展现了同龄儿童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在那泽的小说中，几篇以友情主题作为主线的短篇小说都有故事情节上的共同点。首先，〈港口奇事〉（*Misteri di Pelabuhan*）讲述巴威无意间听见有两名年轻男子将在港口执行不可告人的任务，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拉着康俊、拉加林甘和拉迪这三位同伴一起到港口探寻真相。少年们决定私下前往港口一窥到底，所以彼此间互相商量对策，期间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在巴威和拉迪被罪犯发现而被抓走时，康俊和拉加林甘主要的心思是想对策以救出朋友，而所幸当时出现正好在巡逻的警察，才化险为夷。另外，那泽的〈与蛇为伍的老人〉（*Orang Tua dengan Ular*）也与〈港口奇事〉有些相似之处。比如加斯尼和阿明发现一个老人常常会往同个巷口走去。因此，两人耐不住好奇心而沿着老人会经过的巷口一探究竟，但后来阿明却被一条蛇缠绕着身子，原本为了保住阿明性命的加斯尼将要用巴冷刀杀了那条蛇时，老人及时出现劝阻并救了阿明。

通过这两篇小说，作者也许想表达少年们勇于冒险是一种挑战，但是没有大人的允许与建议就擅自行动，后果往往便会是遇难的下场。〈港口奇事〉和〈与蛇为伍的老人〉都展现了儿童对事物总是充满好奇心，而在决定去冒险时，主角都选择和同伴们一起去冒险。劳伦斯·施泰因贝格（*Laurence Steinberg*）

就曾提出尽管小圈子的成员会影响着彼此的行为和价值观，但有研究显示青少年会从拥有相似点的基础上去选择他们的朋友。²¹因此，从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都能看出他们彼此都拥有冒险精神的特质。当出现危机时，首先浮现在他们脑海中的想法便是如何解救自己的同伴，这是那泽在描写儿童之间的友情时，比起描写遇事时选择落荒而逃，他更着重叙述了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在面临困境时，想办法替同伴解决难题，而不是选择置之不理。这样的书写方式不但能传达正确的交友观，也能从故事中让儿童读者明白，在冒险之余也应该随时顾及自身与同伴的安危。那泽这两篇小说所描写儿童间的友情是互相帮助与扶持的关系，而给予别人帮助这一概念其实也是需要在儿童时期就开始教导儿童的重要观念。

相对而言，爱薇在书写友情主题方面的儿童短篇小说略少一些。〈我的妈妈是女强人〉里，洁冰是可以让陈素心常到她家里作客的朋友，而洁冰的家庭氛围和其父母的生活态度，都让素心感到非常羡慕，并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之中。在此文中，作者并没有深入描写素心与洁冰之间的深厚情谊，但作为一个洁冰父母都认识她的朋友，似乎也不能否认两人在彼此心中的地位。在生活上，父母忽略了素心，她也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而洁冰的生活经历正好就是一个让她想要尝试改善自己与父母关系问题的例子。素心与洁冰的友情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分享家人生活的事上。两人彼此羡慕对方的母亲，也透过这段友情弥补自己母亲身上没有对方母亲所拥有的特质。

此外，在〈我不想留，我想飞！〉里，友情主题的描写相较前篇略为深入。刘洋和曾展兴之间的友谊在其他同学眼中是受到非议的，但相识近十年的两人

²¹ 英文为笔者中译。根据 Laurence Steinberg 所述，本文中提及的小圈子 (Clique) 是指彼此是朋友，也常常会互相见面的青少年小群体。详见 Laurence Steinberg, *Adolescence*, 7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5), 191.

却足够了解对方的真正性格，因此尽管别人在背后议论，他们还是彼此的朋友。在刘洋不想回家面对自己冷清的家，选择在外闲逛逗留时，展兴甚至对父母撒谎声称自己有课后补习，而事实上他是要陪伴刘洋。虽然这样欺骗父母的行为并不正确，但站在朋友立场，这属于对朋友之间的一种义气，而当朋友有难，陪伴也是一种和朋友之间的默契。像刘洋与曾展兴这样的友情关系就是因为相处时间久而积累的默契。这段友情在岁月流逝中变得稳固，并不会因为流言蜚语而彼此质疑与动摇，而是默默的给予行动上支持与陪伴，所以减轻刘洋心中的孤单与困扰是曾展兴对友谊的付出。这样的朋友关系在同龄儿童中最能给予心灵上极大的安慰。

爱薇描写少儿在成长中遇见家庭困扰时，友情更多是作为叙述亲情主题的辅助。从朋友的家庭境况，两篇小说的主角都陷入对自己家庭的反思与期盼。由于他们在自己的家庭中无法得到他们父母的关心与慰问，因此只能通过朋友来填补这些心灵的缺失。爱薇主要描写的友情主题小说，更多在于主角以朋友之例作为一个模板，希望自己的家也能成为朋友那样的家庭，而这也证明当儿童缺乏了某些事物便会从其他人身上找到慰藉，而朋友便是不二的人选。

对比两位作者在描写友情主题时，那泽和爱薇都展现了儿童之间对朋友的义气，而主角和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是二位作者在小说中共同展现描写儿童间情谊的手法。在同龄儿童之间，友情的表现往往少不了互相帮助、扶持与分享。那泽的短篇小说在友情主题的表现更多偏向展现朋友之间一起面对人生遭遇，而爱薇的更多展现儿童从友情中找寻自己生活中缺失与需要的心灵慰藉。然而，友情中的互补关系在爱薇的小说中更为明显，而那泽小说中展现的友情是朋友之间都有一些相似或共同思想的同伴，所以才会一同踏上冒险之路。

第三节 小结

在书写儿童小说的主题方面，亲情与友情往往是主要的主题之一。爱薇与那泽的短篇小说中也大篇幅的以这两个主题作为主线，描写儿童与家长、儿童与朋友之间关系的互动。爱薇的小说更多的描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关系，如在〈我的妈妈是女强人〉与〈我不想留，我想飞！〉中，问题的根源大都是来自父母因为忙于工作而缺少与孩子沟通，导致亲情关系出现裂缝。通过这样的书写，也许有着同样经历的儿童在阅读时会引起他们的共鸣，但却依然不足以改变华人家庭中出现类似的局面。

少年时期的儿童通常并不善于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因此要想在现实生活中缓解被父母忽略的亲子关系，另一关键在于父母也需要做出改变，而尝试引导儿童勇于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试着先和父母沟通，才能让忙碌的父母意识到孩子真正需要自己给予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这在那泽的小说中就更为明显地描写儿童勇于向父母表达自身想法这一特征。那泽的〈法依如兹·菲道希〉与〈同意〉所展现的亲子关系虽也并非将爱挂在嘴边，但是父母以实际行动表现对孩子的关爱是可寻的。通过互动和交流，父母与孩子间的矛盾能逐渐减低，而两者间的举动都会改变彼此的行为，所以那泽在书写亲情主题中，尤其在〈同意〉这篇小说，作者将父母与孩子间需要沟通的重要性描写的更为显著。至于儿童与家中其他长辈的互动，两个作者皆以温和关系来描写祖孙情。或许是隔着一辈的关系，在〈玻璃线风筝〉与〈小琪琪的双佳节〉

当中都不见祖孙关系出现矛盾的痕迹。二位作者所描写的祖孙情算是不约而同都走向温馨路线，长辈与儿童间的相处模式也是相对平和。

在友情方面，爱薇与那泽都描写了儿童间相互需要、相互帮助的特征。前者更多描写朋友间的互补关系，如〈我的妈妈是女强人〉与〈我不想留，我想飞！〉所描写的友情都是通过朋友而弥补自己缺失的需要；后者则更多描述朋友间拥有相似或共同点的关系，如〈港口奇事〉和〈与蛇为伍的老人〉中的儿童都富有冒险精神，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更是相互帮助的朋友关系。两者的描写都道出一个共同点，即是儿童间的友谊往往都是相互的，而付出也不是单方面的事。这也是二位在小说里能够向儿童读者表达正确的友情价值观，即是双方都必须顾及彼此，而不是只为自身利益而做朋友。儿童的友谊往往很纯粹，这也是爱薇与那泽在书写友情时，让小说人物之间的朋友关系都写得相对坚固，也不参杂利益纠纷。这或许也是一种让儿童意识到真诚善待朋友实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第三章 儿童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

儿童小说所出现的人物一般包含儿童或少年与成人如父母、亲戚、老师等人物。一篇小说若是缺少了人物的塑造，那内容就会变得枯燥乏味，而想要吸引儿童读者的关注就愈加困难。儿童小说人物的塑造可从生活汲取灵感，让人物贴近儿童生活中所面对的人物，才能使读者感同身受。本章将透过人物的语言表达、行为举止、思想观念等方面来探讨与比较爱薇和那泽笔下的人物，而人物形象比较将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父母形象与儿童形象。

第一节 父母形象

父亲和母亲在儿童小说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在儿童的生活圈中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此爱薇与那泽笔下的父亲和母亲形象是否有共同之处，是此章节要深入探讨的部分。

首先，在父亲的形象塑造上，爱薇笔下大部分的父亲角色都是相对没有那么强势的性格，反而母亲的形象却大部分都属于较强势的一方。前章提及的〈我的妈妈是女强人〉就是其中一个鲜明例子。从题目就能看出这篇小说中的

母亲是非常强势又好胜的妈妈，心思放在事业多于孩子身上，而相比之下，父亲陈彬港所扮演的角色就偏向温和一些。在一个家庭中，父母二人之中往往有一方属于强势，另一方则相反。在现代社会中，无论男性或女性，为事业打拼者已不分年龄性别，即使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现今依然还有许多女性选择事业家庭两兼顾。此文中素心的父母都是上班族，陈彬港虽需要工作，但下班后也会顾及女儿的感受，腾出时间下厨，而素心母亲就是典型的现代职业女性。她在事业上虽有一番成就，但却无法兼顾孩子的心理需求，比如她在便条纸上给素心的留言，“功课做完后，记得早点睡觉，不要老是上网，期末考就要来了，早点准备”²²，足以看出母亲事实上去了解孩子的动态，知道孩子即将考试，督促孩子要好好学习，但是这些关注都只停留在学业上。生活上比如孩子当天的心情、情绪或生活细节，素心母亲似乎都没有深入过问。由此可见，这篇小说里父母的性格具有很大的反差，以致于爱薇在刻画其中的父母形象有着鲜明的对比。

相较之下，那泽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与爱薇描写的母亲形象有相似之处。从〈同意〉当中，父亲就是希望孩子专注学业的一方。然而，这篇基林的父亲并不属于强势类型的爸爸，而是略有威严但又不失体谅孩子的一位父亲。小说一开始，那泽就以瑟曼叔（基林父亲）喃喃自语作为开端：“又是踢球！又是踢球！早上、下午、傍晚，球！球！球！”²³从此可以看出瑟曼叔非常不赞同儿子踢球这件事，而基林却依然选择先征求父亲的同意。这也表示瑟曼叔并不是一

²² 爱薇，《变色的康乃馨》，页 90。

²³ Nazel Hashim Mohamad, *Meraih kasihmu* (Selangor: Pekan Ilmu Publications Sdn Bhd, 2013), 49.

个是非不分之人。那泽在小说前部分描写瑟曼叔强烈反对踢球的举动，而后半部分却开始让瑟曼叔沉思，使瑟曼叔严肃中又略带温和的父亲形象深刻画出。

在母亲形象方面，那泽笔下所塑造的母亲似乎不会出现女强人的形象。在〈恩惠〉（Budi）这篇小说中，那泽描写一位单亲妈妈乐哈，因为丈夫离世，所以日子过得困苦。当孩子基敏尚小，不能理解母亲为何只是区区一个自行车也买不起时，乐哈只能自己在心中挣扎。她即希望自己能满足孩子的要求，但却明白自身经济能力并不能够承担，可是却害怕孩子失望而选择答应让孩子购买自行车。那泽如此塑造乐哈的形象，不仅是为了展现母亲愿意为了不让孩子失望而不顾身无分文的贫困危机，也深入刻画了母爱的伟大。然而，乐哈为了满足孩子物质需求而不顾未来生活处境的举动，却展现了乐哈感性多于理性的一面。那泽将这位母亲的形象刻画成以感性为主，使母亲为了孩子而愿意牺牲金钱的举动深刻化。

然而，爱薇也有一些小说在塑造父母形象时，是以两者都相对温和的形象来书写。在〈香喷喷的假期〉里，明义的父亲是属于随和的性格。从回乡过程中和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童年趣事就足以证明父亲和孩子之间并不存在隔阂问题。明义母亲颜素英则是一名以家庭为重的妈妈，认为孩子“多接触大自然、亲近大地，欣赏乡野纯朴、美好的一面，充分去体验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²⁴对孩子非常重要。这也说明颜素英是从生活上去关注与了解儿童成长过程所需要的体验，而爱薇的其他短篇小说多篇都着重描写母亲较重事业、轻家庭的形象，但在〈香喷喷的假期〉这篇就有所不同。

²⁴ 爱薇，《变色的康乃馨》，页 77。

对比爱薇与那泽在父母形象上的刻画，前者更多描写父亲温和，而母亲较为强势的形象。其中，她也有少数作品展现了父母形象中都有相对平和的性格，但是爱薇笔下的父母往往更多的是注重事业，忽略家庭的形象塑造。相对而言，那泽在描写父母形象时，父亲更多是属于严肃的一方，而母亲的强势色彩却不太明显。然而，那泽笔下的人物严肃形象也都是为了让父亲在孩子面前建立起威严，而事实上遇上矛盾，父亲也都会有妥协的时候。此外，二位作者虽以不同的身份描写了父母对孩子寄予厚望，但是父母总是关心孩子学业上的成就是华人社会和马来社会都会出现的现象。唯一不同的或许是在关注孩子的学业时，从那泽的小说可以看出父母还是会关注孩子学业以外的事，而爱薇的小说却强调了为工作而忙的父母往往只看得见学业，却忽略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其他需要因素。

第二节 儿童形象

儿童小说，顾名思义表示儿童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若在儿童小说中少了儿童形象的塑造，那小说内容会显得单一，想要抓住儿童的眼球也并非那么容易。

那泽笔下的儿童对生活周围的事充满着好奇。〈时钟在转〉（*Jam Gerak*）里的依扎基对于姐姐书桌上会不停转动的时钟就感到非常的好奇。由于姐姐总是不让她接触时钟，所以她对其好奇度是愈加强烈的。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对

姐姐的时钟有一番研究的时间，不料她却将时钟弄坏。闯了祸的孩子，总会哭诉着寻求帮助，而那泽笔下的儿童也是如此。这也映像着现实的大部分年幼儿童，在不知如何是好时，总会想办法躲过挨骂的下场。

提及好奇心强的儿童，前章的〈港口奇事〉和〈与蛇为伍的老人〉中的儿童皆是因为好奇心而决定展开冒险。在同龄人的群体中，年轻人可以尝试不同的角色与个性，并且可以比在家更容易地尝试不同的身份。²⁵这两篇小说中虽然儿童都同样具有好奇心强的特点，但其实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性格特征。首先，〈港口奇事〉的巴威、康俊、拉加林甘和拉迪都有各自鲜明的性格。例如巴威属于有领导能力的儿童、拉加林甘是比较多心、小心翼翼，也会担心与顾虑在冒险过程中遇到危险的儿童、康俊是语言上较直来直往，但关键时刻会冷静思考的儿童，而拉迪则是性格有些急躁的儿童。那泽通过塑造四位性格迥异的儿童，在处于同个境遇下所会做出的不同反应与举动，让儿童的形象多样化。如此描写不但能让读者透过不同性格与形象的儿童找到在遇难时的正确应对方式，也展示出儿童总要为自己的冲动负责。

另外，〈与蛇为伍的老人〉里的加斯尼和阿明也是富有好奇心的儿童。在两人决定对老人可疑的行踪一探究竟时，从他们俩的对话里可以看出阿明是心思较为细腻的儿童，而加斯尼则是相较冲动的儿童。阿明会顾及两人的安危而提议带上武器才前往老人的所在之处，而加斯尼却也不是不顾及两人安危的儿童，他也同意阿明提出的建议。后来，当阿明的身体被蛇捆绑，加斯尼欲以巴冷刀杀蛇救出阿明，但当时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却是思考着万一自己失手，那就

²⁵ 英文为笔者中译。详见 Steinberg, *Adolescence*, 196.

会伤了自己的朋友。这样为朋友着想的形象刻画，足以强调儿童在对待朋友时的真诚付出，时刻为对方着想的重要性。然而，这两篇在儿童形象刻画中，虽都是因为儿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计后果地去冒险，勇气值得嘉许，但却不值得鼓励。因此，作者在结局的处理上都让儿童面对可能遇害的困境，可却也以儿童侥幸得救的方式让儿童意识到擅自行动不是最佳的冒险方式。

相较而言，爱薇笔下的儿童在好奇心方面也有其描写方式。爱薇所塑造的儿童，他们所好奇的事并不是外人的事情，而是家庭内部的问题。在〈缺口的圆〉中，林韵蕾的父母将要离婚，而当她问起原因，父母都没有给予真正的答案。文中，爱薇描写了韵蕾在质问母亲提出离婚的理由时，情绪颇为激动，而面对父亲的慰问时却将敏感的心思展露出来。透过如此描写儿童的形象可以展现出家庭的破裂往往会触动儿童敏感的弦。面对着即将生活在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家庭时，儿童心理的恐慌、不安会渐渐触发。书写儿童情绪上的抒发可以让儿童读者意识到适时地展露自己的想法与心情，更能让父母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看法，而适当地向父母表现脆弱的一面，也是儿童拥有的权力。

此外，爱薇笔下的儿童很多都是需要父母陪伴的儿童。这是因为其小说中，大多都书写家庭出现问题的内容，以致于在儿童形象的塑造上，更多偏向书写缺乏安全感的儿童。〈打不开的心锁〉里的林素君突然在学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根据母亲口述，她的父亲应该早在多年前就因意外身亡，但亲眼看见父亲其实是因为另组家庭而放弃了自己，素君对长辈说话的语气也表露出满满的不耐烦。对于突如其来的认亲，事实上使她感到更多的是错愕与束手无策，但作者却描写主人公满不在乎，对于看见亲生父亲没有任何高兴之情，其实这都在情理之中。对于一个在成长过程中并无交集的父女关系，要在一夕之间接

受这样的事实不论是成人或儿童都无法轻易做到。爱薇以这样的形象刻画，表现了儿童从小在单亲家庭中成长，对于缺失的另一份爱的接受与排挤是相对强烈的。对于父亲的印象，素君或许也曾好奇过，但也许她从母亲身上得到的关怀足以让她获得心灵上的弥补，所以对于父亲的出现就表现得不在乎。

儿童对事情充满好奇是人之常情，而那泽与爱薇在塑造儿童形象时都同样描写了儿童具有好奇心的这一特征。然而，在书写儿童性格时，两位作者却描写了不同个性的儿童，他们所好奇的事物与角度也有所不同。那泽更多以儿童对家庭外部的的事物感到好奇，而爱薇着重描写儿童对家庭内部问题而感到好奇。从两种不一样的角度看待儿童的好奇视野，也是两位作者在各自作品中对儿童形象塑造的一个特点。

第三节 小结

在书写父母的形象上，爱薇与那泽所刻画的父母形象可谓在角色上有所互换。前者，母亲的形象刻画更多偏向强势的个性，而父亲则偏向温和的形象；后者，父亲形象的刻画相较严肃，而母亲相对柔和、感性。在爱薇〈我的妈妈是女强人〉中，母亲的形象就是好胜、事业心强的人，以致于忽视孩子需要的关怀，而父亲相对较理解孩子的需求，形象刻画也属于温和类型。反之，在〈同意〉中，那泽所描写的父亲形象既是一个在家中具有话语权与决定权的父亲，然而他所作的决定都会依据儿童的需要而稍作调整，而不是专制、刻板的

严肃形象；而在〈恩惠〉中，作者笔下的母亲形象更偏向感性的一面，她会为了孩子而牺牲身上仅有的金钱，展现母爱的特征。然而，爱薇笔下的父母也不完全只有女强男弱的形象，在〈香喷喷的假期〉里，父母的形象也是相对的平衡，父母亲都会为了孩子而给予陪伴与沟通。

另外，在儿童形象上，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展现了孩子对事物好奇的这一性格特征，只是在书写角度上，那泽与爱薇的处理方式不同。〈时钟在转〉里的儿童对时钟会转动的摆针感到好奇，而〈港口奇事〉的〈与蛇为伍的老人〉里的儿童都是因为在外发现可疑人物，而好奇想追究真相。那泽在这三篇小说都描述儿童对事物或外部事件而感到好奇。其中的儿童形象刻画也都以不同性格的儿童来展现因好奇而闯祸，后又各自出现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此多样化的个性更能体现性格迥异的儿童所作出的不同行为和举动。相反的，爱薇所描写儿童好奇的点在于家庭内部视角，尤其是好奇父母关系破裂、家庭关系破碎等问题，如〈缺口的圆〉当中的儿童是好奇母亲提出离婚、父母婚姻失败的原因，而〈打不开的心锁〉中的儿童是对于亲生父亲的突然出现感到好奇，但却又强装镇定，实则可能因为突然的认亲而让她感到手足无措，以致于她选择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第四章 结语

爱薇与那泽的儿童小说在一些主题与人物形象上的书写方式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两者的短篇小说都有以亲情与友情作为主题的书写，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能在二者的小说中找到父母与儿童这三个主要的人物。

首先，在亲情主题的书写，爱薇多描写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家庭的不完整、家庭破裂或是单亲家庭的问题在其小说中也多篇出现。通过她的书写，儿童读者或许能在文中找到共鸣之处，但能否真正解决现实生活中当儿童同样面对忙碌父母的忽略、破碎家庭的伤害时，勇于将自身想法说给父母听却是一个未知数。爱薇较为直白地叙述华人家庭问题，对华人社会的批判，是值得让人反思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究竟应该由谁先做出改变与提出想法。反之，那泽在描写亲子关系时，更多展现了隐忍的特质，这或许与马来社会的教育有关。其小说中的亲情展现总会有双方的商量与互动，而这也是儿童小说中所要展现的其一内容。通过比较研究，马华儿童小说与马来儿童小说都不约而同重视“沟通”这一举动。那泽以小说人物的互动交流来强调成人与儿童之间沟通的重要性，而爱薇则以小说人物之间缺乏沟通这一特点来强化沟通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友情主题方面，朋友之间共患难是那泽小说中有涉及到友情主题的一个共通点，而与朋友间的互补关系则是爱薇小说中主要书写友情的方式。当儿童

尝试接触外面的世界时，最直接接触的人物便是朋友。因此，给予儿童正确的交友观是儿童文学可以传达的讯息，也是能透过儿童小说教导儿童的价值观。在交友过程中，相互付出、相互帮助、相互得到情感上的安慰与弥补是友情中重视的特点。儿童可以透过阅读儿童文学领悟这些道理，并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时，找寻到一些能和自己达成共识的同伴。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两位作者都以现实为例来塑造小说中的人物。这不仅能让儿童文学中的生活小说更贴近读者的现实生活，也能让读者减少与故事情节产生距离感。对于父母的刻画，爱薇似乎有颠覆一直以来男强女弱的形象，在一些文本中以女强势男温和的形象来刻画父母这两个人物，而那泽刻画的父母更多是相对平和的形象。至于儿童形象的塑造，两位作者各自笔下的儿童所好奇的事物，其实都只是儿童在生活中的一部分好奇因素，而事实上，儿童对生活中的任何事都可能会产生好奇心，只在于表露出来的好奇程度是否明显而已。

近年来，马来儿童文学在 DBP 的推动下依然有迈步前进的趋向，而马华儿童文学的跨步也因为马华儿童文学家的人数增加而有所推动。尽管如此，在马华儿童文学与马来儿童文学的对比研究上，成果几乎为零。因此，比较爱薇与那泽·哈新·莫哈末的儿童小说，主要是为了探讨儿童文学的价值所在，并发掘马华与马来儿童文学在生活中起到的反思作用。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文学中可以发现儿童文学都有一个共性，即两者都有教育的性质，尤其是儿童生活小说，通过故事传达人生价值观是这类小说的特点之一。然而，儿童小说的语言用字往往都相较简单易懂，因此很多时候这类小说不会是青少年与成人的首选读物。故此，生活类的儿童小说，尤其篇幅较短的儿童短篇小说，

内容除了要写实、故事情节要直奔主题外，也不能拥有太多说教成分，否则将会适得其反。

总结而言，儿童文学的推广应该逐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而儿童文学研究应该与儿童文学创作相辅相成，因为它是一个能促进成人与儿童、父母与孩子，甚至儿童与儿童之间良好沟通的桥梁。儿童文学可以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话题，即使可能两者之间只有一方阅读了儿童文学，但是另一方若也愿意主动了解其中的故事与内容，不但能从讨论的过程中了解彼此的想法与见解，也能改善自身的缺点和对彼此的误解与不满。此外，除了促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和了解，儿童文学也能陶冶儿童与青少年的性情、培养阅读的习惯。由此可见，马华儿童文学与马来儿童文学可提供一个让成人与儿童相互交流的话题，使们能从文学中认识和学习一些人生价值观，并从中发现与反思人在生活中的缺点与通病。与此同时，阅读儿童文学也能培养文学创作人才，促进马华与马来儿童文学的发展。

引用书目

一、书目

1. 爱薇, 《变色的康乃馨》, 雪兰莪: 方正出版社, 2010。
2. 曹顺庆, 《比较文学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 方卫平、王昆建, 《儿童文学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 黄展人, 《文艺批评学》, 广东: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
5. 年红, 《儿童文学40年》, 柔佛: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005。
6. 韦苇, 《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 2007。
7. 许文荣、孙彦庄, 《马华文学十四讲》, 吉隆坡: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2019。
8. Lerner, Richard M., and Laurence Steinberg, ed.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3rd ed. Vol. 2,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09.
9. May, Pamela. *The Thinking Child: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pet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3.
10. Md Sidin Ahmad Ishak. *Perkembangan Sastera Kanak-kanak di Malaysia: Buku Melayu Mencari Nafas Baru*. Selangor: Cerdik Publications Sdn Bhd, 2005.
11. Nazel Hashim Mohamad. *Meraih Kasihmu*. Selangor: Pekan Ilmu Publications Sdn Bhd, 2013.
12. Shamelia Mohd Salleh. *Nazel Hashim Mohamad: Pendidik, Pengarang dan Penterjemah Sastera*.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gajian Media Universiti Malaya, 1999.
13. Steinberg, Laurence. *Adolescence*. 7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5.

二、期刊论文

1. 庄华兴，〈华—马新文学比较纲领刍议〉，《亚洲文化》2009年6月第33期，页133-143。